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四十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漢紀 高祖天福十二年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

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胡氏曰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知

遠聞何重建降蜀數日夷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二月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宏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辛未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

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索錢帛者皆罷之其
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白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
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畱兵戍
承天軍而還契丹主聞帝卽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
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
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
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
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
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
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
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塗
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欵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

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索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旣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熙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

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

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

胡氏曰陝州據河潼之要日河東入洛亦此其咽喉也

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昭義判官高防

與左曉衛大將軍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譟

入府斬畱後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畱後守恩殺契丹使者

舉鎮來降

胡氏曰帝既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鎮勢重以瀘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甯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瀘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

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固郎五於牙城契丹主

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

由是無久畱河南之意遣兵救瀘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

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按劉知遠時鎮太原壽陽

縣屬平定州涇陽磁州也建雄平陽保義陝州昭義潞安鎮甯清豐地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三月己亥至
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南唐諸軍之在城南者聚
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
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
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
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
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南唐兵大破之南唐城南
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
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
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畱從效不欲
福州之平

胡氏曰吳福相爲畱齒福州平則泉
州爲之次矣此畱從效之所不欲也
建封亦忿陳覺

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南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按白蝦浦在福州府城東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詔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爲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南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

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于蘄州延魯于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

帝之自壽陽還也遣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

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復取承天軍

按承天軍在平定州南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宏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五月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宏肇奏克澤州始宏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宏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

向化崔廷勣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宏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
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宏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
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宏肇遣部將李萬超說
令奇令奇乃降宏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勣耿崇美聞宏肇
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宏肇將至廷勣等擁眾北遁過
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宏肇引兵與武行德
合宏肇爲人沈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
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
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宏肇之力也
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
以契丹囚其父告之胡氏曰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帝之卽位也絳州刺史
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

唐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
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六月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
官奉表來迎詔諭以愛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
之按時契丹諸酋在恒州杜重威統魏州皆在井陘關東石合
南則河陽北京太原此至澤州攻翟令奇也天井關在澤州南其
在靈石縣霍邑卽霍州在關南

秋七月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
拒而不受遣其子宏璉質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
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答遣其將楊
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
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甯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楊邠郭威王章皆爲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

廷兵台頓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

度克曠

胡氏曰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邵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爲正使

八月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彥超欲急攻城行

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

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

決李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

按後唐同光三年改興唐爲鄴都即今大名府

冬十月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

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

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

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卽降

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申食浸竭將士

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畱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聞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眾心耳眾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

按繁臺在開封府東

乾祐元年 河中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

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閉道齋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會趙
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白謂天人協契乃自稱
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
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調守貞所爲奏請先爲
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
兵同州不爲所併夏四月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討之秋七月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表巡檢使王景崇反狀朝廷以河中
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
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
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
臨督秋八月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撫安撫使諸軍皆受
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

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山是眾
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郭威與諸將議攻
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
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
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
及甯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
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
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
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
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
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
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

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

歸鎮

胡氏曰史言郭威能審人之能否

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

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卽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以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眾乎思緒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歸畏高祖不敢鵬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

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胡氏曰張
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破達以敗郭威以勝
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後攻公孫
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按是時守貞據河中趙思綰據
長安王景崇據鳳翔皆初起故雖三鎮連衡易於撲滅若少遲
則難剪伐矣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於成
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
大城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
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
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敢復出蜀主遣山南西道
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
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
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鷄思謙遣眉州刺史申

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鷄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鷄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鷄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鷄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按汧陽模壁在寶鷄縣東興元思謙本鎮也右界在寶鷄西界漢蜀分疆處也

初沈邱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爲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閒道奉表求救於南唐南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十一月南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湖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湖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

鼎可與之戰乎時南唐士卒厭兵莫有關志又河中道遠勢不

相及丙寅南唐兵退保海州

胡氏曰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南唐

十二月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

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

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兵已拔賀州鑿大阱於城外覆以竹箔

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阱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

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

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按賀州卽賀縣昭州卽平樂府

賀縣在府東南三百七十里

主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

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

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

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
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
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
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
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
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畱於此成敗之機
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
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
弓川寨按散關在寶雞南箭筈故山嶺名安都寨在其上玉女潭在寶雞西南二十五里模壁在其北十餘里新關在隴州西南神前疑近隴州弓高寨在秦州東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
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以片

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耶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勦重傷僅以身免已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咄然虜伎殫於此矣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逆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夏四月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岡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

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
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眾千餘人來降
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胡氏曰司馬昭取諸葛誕之故智

秋七月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眾退保子城諸將
請急攻之威曰夫烏窮則豚泥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
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
署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
趙修己爲翰林天文胡氏曰以趙修己數諫李守貞也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
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檢次王
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
之

胡氏曰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征於外則得李
之殺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傾軋武人之所能及哉

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宏舉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加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三年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南唐永安畱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爲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

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于江湄文徽不爲備程勒兵出擊之南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爲

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

按劍州今延平府也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夏四月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胡氏曰兵法所謂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冬十月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廣

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
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
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
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涪州彥瑫乘風縱火
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胡氏曰自臨
戰還走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按朗州今常德府
何爲

帝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宏肇典宿衛王章
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
之宏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
章措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
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尙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
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

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
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
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
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
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承旨聶文
進等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其怨執政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
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十一月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
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
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
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衆皆拜謝而退又
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

黨與儼從盡殺之宏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能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已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畱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

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
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
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
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
遣益及閭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
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
郭威涉河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郭
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
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
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胡氏曰郭威以此皆曰國家負
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
徇於眾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踊躍胡氏

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濟其私可以得而不可長守也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螻蟻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尙全慎勿

輕出帝不從時庖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羈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輕騎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閒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

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
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按鄴都大名府也赤岡七里店劉子陂
告在開封府城東北郊時僖帝至趙村
追兵已至帝下馬入
民家爲亂兵所執

初蠻酋彭師嵩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
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嵩常欲爲希廣死及希萼將朱進
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嵩登城望之言於
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
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
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
時馬希萼已遣閫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
貳心乃謂希廣曰師嵩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
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

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嘆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胡氏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師昂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昂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眾僧日夜誦經希廣白衣僧服膜拜求福十二月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徽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徽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眾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

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曷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

後周紀 太祖廣順元年 初河東節度使劉崇聞隱帝遇害

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見爲帝吾又何求太原

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

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

胡氏曰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

然後還鎮則

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

左右曳出斬之

接逾太行據孟津示之以形也

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以次子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
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二月戊戌五道
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
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
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
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
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去

按陰地關在靈石西

所以出晉隰也黃澤關在遼州所以備那趙國
柏關在那縣所以備澤潞長壽村在隰州北

馬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
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
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因役之且
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眾怨

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三月壬申旦帥其眾各執長柯斧白
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
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達等乘其
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

九月楚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執楚王希萼囚之立希崇爲武
安畱後權武平畱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
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
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
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
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卽斷都軍判官楊仲敏
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
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

按辰陽今辰縣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口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南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旣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

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爲險要峻發北漢兵據之是日聞
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
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
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
馬軍都指揮使仇宏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
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
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
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
不乘此剪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

阮在曲沃北平陽府南霍邑今霍州

二年 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
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正月

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秦宥軍以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南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閒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南唐兵敗于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夏四月帝

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下詔親征

按彥超據秦
肅今兗州也

南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
張繼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南唐主謂馮延巳
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瘡痍而唐用其力非所
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
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
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南唐主乃遣統軍使侯
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繼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
於山谷繼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南唐
兵大敗訓死繼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
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

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
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
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眾
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
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
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
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
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胡氏曰
史言高

行周所以能
以功名終

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眾心
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

兵以救其敗不報南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
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南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
曰南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
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
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
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徹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
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
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欵甚昵諸將
欲召澁州酋長符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
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
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
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

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達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眾五百降之壬辰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于南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南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孫權知岳州南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東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

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
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
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蠓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
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按武陵即常德也
縣在常德東南二百七十一里橋口今長沙縣西北之喬口鎮
即水經注之喬口也高喬音似而訛湘陰在其東北蠓石在郴
州宜章縣

顯德元年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
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
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
署武甯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關柏南趣
潞州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
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于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

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
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
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
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
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
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
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
勸行帝從之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三月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
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
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以韓通副之又命馬軍
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

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乙酉
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
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
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
好謙以實對帝命並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于州東北
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于高平之南
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
進北漢主以中軍陳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眾
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訥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帝志氣
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
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
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

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胡氏曰北漢主未戰而先有輕敵之心宜其敗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契衮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居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別者請引兵乘高出爲

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承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允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义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死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

降虜矣劉訥遇爰能等於塗爰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
北漢主尙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訥至復與諸軍擊之
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
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于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
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
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命前武勝
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
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
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騾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
肖迷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
走所至得食未舉筓或傳周兵至輒若黃而去北漢主哀老力
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

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亥晝卧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
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
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
眾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
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
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
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並誅之而給櫓車
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
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推主軍廂者釋趙
晁之囚胡氏曰因趙晁所以威眾勝則釋之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
于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旣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
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

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
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于太原城下
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
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
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夏四月己未
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按潞安西北八十里曰梁侯驛固鎮關在武安縣西五
十里高平南至澤州入十五里巴公原在澤州鳳臺縣
東北白重進注云當作重贊彫窠嶺在長子縣西南
五月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契丹數千騎屯忻
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
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
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
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

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侵遠眾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胡氏曰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其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眾踞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吾之累故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胡氏謂都府未拔雖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按忻口在忻州北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

老者居多但騎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
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冬十月癸亥謂侍
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
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
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蕃鎮所
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
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胡氏曰史言周
世宗強兵之效

世宗顯德二年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
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閒有胡盧河橫
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正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
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于李晏口置兵戍之帝

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
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
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
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
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按李
在景州東北胡盧河衝漳水也漳水遷徙無常
是時蓋由深冀而東逕滄景故可據之爲險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力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
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
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夏四月比部郎中王朴獻
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
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
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成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

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南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

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疆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南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旣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南

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

胡氏曰把淺之處自霍邱以上西盡光州界

壽州監軍

吳延紹以爲驍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

胡氏曰史先敘南唐所以盛國之山清

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

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

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

南唐南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

異平日眾情稍安南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

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

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李穀等爲

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南唐兵二千餘

人於壽州城下已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南唐兵千

餘人于山口鎮

按正陽關在壽州西六十里山曰鎮紫金山口也在壽州東沿淮之地

三年正月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南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己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

胡氏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退未爲失計也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諸鎮專爲貪暴積財巨

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南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于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旣敗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甯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

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于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南唐兵萬餘人維舟于淮營于塗山之下庚申帝命趙匡胤擊之匡胤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南唐兵于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南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南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日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南唐主善之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

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

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趙匡允倍道襲清

流關皇甫暉等陳于山下方與前鋒戰匡允引兵出山後暉等

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允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

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允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

允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

劍擊暉中腦生擒之並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允父宏殷

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允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

事也不敢奉命胡氏曰史言宋藝祖勇於職謹於守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

帑藏匡允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

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允由是重儀胡氏曰宋

藝祖之歲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

庾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匡允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人匡允益奇之匡允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匡允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南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帝詔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南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

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
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
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
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
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
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
言按來遠鎮卽東正陽在壽州胡氏曰據九域志淮水西岸曰
西正陽東岸曰東正陽是也滁州西北石駝山今日關山卽
清流關北口也永甯鎮在阜陽縣下蔡鎮今鳳臺縣塗山在
鳳陽縣西過口在懷遠縣南鄆州今武昌府盛唐今六安州
吳越王宏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
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南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
南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爲之言
於宏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南唐大國未可輕也

若我入南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
固爭以爲時不可失宏似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
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
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胡氏曰吳越將士狂福州之勝謂南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
宏似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詳甚哉

乙酉韓令坤奄至南唐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
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南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
棄城南走副畱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
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拔鄂州長山寨執
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南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
餘萬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南唐主遣人以
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按南唐以揚州爲東

都長山秦駐
在通山縣

吳越王宏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

江陰南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餘人奔吳越按靜海今通州

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

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

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

斃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

血數升神色自若南唐主復遣孫晟王崇質奉表入見光舒黃

招安巡檢使何超攻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

降丁酉行舒州勅使郭令圖拔舒州南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

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南唐主使李德

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

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曰
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
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
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宏
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
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
熟議而來南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
勸其主割江北之地南唐主不悅朱齊邱以割地爲無益德明
輕洩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
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南唐主曰德明賣
國求利南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南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
仁澤見吳越王宏似不拜責以負約宏似怒決其口至耳元德
昭憐其忠爲傳良藥得不死胡氏曰南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南唐主以吳越
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宏冀年少恐其
不習兵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宏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
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宏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爲戰守之
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
宿衛日與賓客棋博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材至是
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南唐主以爲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
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胡氏曰
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南唐主乃以克宏爲右武衛將
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也
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南唐精兵悉在江北

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
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州
徵古遣使召還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謂克宏君
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
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
計口破賊汝來召吾必紆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
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胡氏曰紫克宏前日之怡初鮑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初鮑
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
南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于吳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
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程曰兵
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爲疑南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
力戰縱之使趣程帳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

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審俶悉奪

其官

肥橋在肥水上今壽州東北也舒州今安慶府濠州今鳳陽府楚今淮安府

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
頽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
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聞吳程敗乙卯引歸
南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
卒

南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
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
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南唐主不從
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
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南唐主以文

積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聲皆爲將夏四月南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秦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成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胡氏曰蜀國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洫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盧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接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趙匡允將兵屯六合匡允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南唐兵于城東擒陸孟俊南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允

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南唐出兵趣六合匡允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尙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眾於是南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允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南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于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于曲溪堰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淞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六月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于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南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南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秋七月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南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南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南唐諸州多復爲南唐有南唐之拔兵營于紫金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侯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糧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南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

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豫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屯下蔡南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南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縶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南唐兵不能近冬十月張永德奏敗南唐兵于下蔡是時南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廩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奏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

俱爲將帥笑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瓜步今甌崙口以北也壽頭今日全壽具在揚州北十五里鍾州今安東縣曲溪在時臨西南十里壽口在臨陽西九十里紫金山在壽州東下蔡在其北淮水北岸

四年一周年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正月齊王景達自漆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子

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南唐援兵尙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南唐戰南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于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南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南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閩河沿潁入淮南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南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吊道由是南唐兵

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南唐朱元恃功頗
違元帥節度陳昱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南唐主以
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昱以齊王景達之命召
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垺說
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
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
慮其餘眾浚洸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
千浚淮而下壬辰旦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南唐紫金山寨大破
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俱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浚淮東走帝自
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
中流而下南唐兵戰溺死者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
十萬數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

癸巳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徒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南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沂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規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象降于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資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讐訟鄰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南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

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趙步在淮水北岸屬今鳳臺縣荆山洪亦在淮水北懷遠縣地也南卽

渦口時置鎮淮軍於其間又按閔河蔡河也自開封分

汴水東南逕陳州百丈堰入鎮與潁合流至潁上入淮

帝之克秦鳳也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夏四月乙亥遣懷恩

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

胡氏曰旣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

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

五月南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甯節度使武

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南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

上淮水陸應援使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

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

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

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厮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營梁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旣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今卽日宰相于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無之闕察其職

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贓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及其旣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因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於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陞上南征江淮一舉

言身具時 卷四十二
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眾擊寡以
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
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

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
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澚南唐人柵于其上環水自固謂周
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
橐駝涉水趙匡胤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
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南唐人屯戰舡數百于城
北又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
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
南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
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

南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浹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南唐兵于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趙匡胤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南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旣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南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謂之南唐兵退保清口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趙匡胤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南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南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南唐兵有淞淮東下者帝自追之趙匡胤爲前鋒

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
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
南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
不能救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
于城西北乙丑南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
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
見于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
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
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
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南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
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
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鎮淮軍渦口也距濠州九
十里羊馬城城下短城也

漢水在襄陽南胡注謂清河口為浮山洞則在泗州
盱眙縣西清口注謂即清河日則在楚州西也

五年春正月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

楚州西北鵲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

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

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南唐人大驚以為神周兵攻楚州踰四

旬南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

宿于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

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胡氏曰南

唐失淮南死於城郭郭二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

封疆者猶有人焉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北神堰在淮安府

鵲河在淮安城西今壅揚州小城胡氏曰今揚州大城是也古

城西據蜀圖北包雷陂按胡氏所言宋城也在今城東北今兩

明築

建雄節度使眞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于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胡氏曰當作隰州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上如迎鑾鎮履至江口遣水軍擊南唐兵破之上聞南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南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胡氏曰唐末楊行密自廬州起號建國遂爲重鎮周師度淮舒蕪黃時淮南惟先皆款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

唐得斬黃未下南唐主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

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迎鑾鎮今儀徵縣東

沛州在海門廳州十四胡氏日光壽廟舒蘇黃源和漆泗楚揚通泰皆淮以南江以北也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

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十一月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

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

索兵二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難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

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

之斬玉其眾皆沒歸安胡氏曰在金州今興安府也

六年 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三月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

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于乾甯軍南補壞防

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卽日卽步騎數萬發

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甯軍契丹甯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允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汭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險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于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允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

乾甯軍今青縣獨流口疑在文安大

城之側益津關在永濟縣瓦橋關在雄縣

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
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
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
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性
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
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
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
向無前